

暮云春树，不负残花

张凯

我曾经以为江南春色，应天而生，变化流转非心念所能及。可如今才发现如果你肯多留点时间培育春天，那春天就会报你以属于它的漫长“人生”，而你所需做的只是尽情与它相融。

江南的早春尚寒，料峭春风远比花草更使人在意。课堂学子多是不喜早春的，此时的书味随风，涌进眼里，扑入鼻间，万千诗词中唯有那句“恨春风”最是解气。还记得年少时我厌烦听课，便在书桌上偷偷画了个心口长着红花的小人儿，他的红花正在遭受春风的摧残，花瓣就要被风吹得仅剩一朵了。或许有人会问：春风柔和，又如何会摧残红花呢？答案是早春的风并不温柔，它逼得人醒来更早，又摇荡着叫人入睡迟，甚至还能够裹挟着课本直追逐你到梦中去。

仲春暖阳，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似乎总是杨柳岸灯火一簇，轻舟就会优雅地随波微动。同时，万物向春，随季而过的春风会成为道路的指向标，昭然在苍穹与灵台之上。此乃错觉，因为早春是随风，仲春却是随波。区别在于随风是跟顺风进行发力，它是股子内力，风既要晃荡你，也要搀扶你，严厉中透露着些许慈爱。它怕你磨损，又难免要狠心令你受挫，但终归是以爱护为第一要旨。随波则截然不同，波涛是外力，由风而起是不错，却不能由风止息。你越是个意气奋发的少年郎，就越会经历疾风过之汤汤的窘境。可叹彼时，早春的风已经放力了，再想回首，浮现于脑海里的也不过是它耗尽最后一丝气力在堤岸边送你别的那抹温柔。

波涛总在年光中，人在努力撑

船的时候都是无心去感叹天涯芳草，抑或是琢磨怎样用海盐下酒。也因此，仲春的波涛并不适合人们去过度风雅化它的存在，可要是完全丧失风雅又会落得个下乘。

我为早春画过红花，那仲春的红花又该如何去描画？思及自己的初心和情怀在波涛中颠簸翻转，也在波涛中更为坚毅的况景，不禁就联想到红花残影撒江东，随波逝去的悲壮。但我庆幸自己不是项羽，他的仲春红花已然残落在了仰天抱憾中，而我的红花尚且鲜丽地活着，活在仲春的波涛里，且不必去刻意迎笑世人。

暮云春树，暗绿稀红，又观皓月与群山相连，无端便牵动人一番柔软心肠。暮春极适宜抽个空慢慢地去走到山林峡谷中去，在空乏疲惫后回归到最初的原点，从中探

访三个阶段的春天，放任一束暖光笼罩全身。春天啊，它其实一直都在寂静地等待着人们踏土而过，泥土上的足迹是我们向其注入的生命力，它因我们而活，所以大可不必担心春景易逝，它从来无碍于勃勃生机，君可见花褪残红后的青杏渐长。

我自然也知晓红色残花确实惹人伤愁，却更愿将残花佩戴到胸口，使其牢牢长在心尖儿上。自此以后，它就不再是残花了。春日江南，我的心始终是属于江南的一片沃土，当年少轻狂后终于明白过来自己该以润物滋养为本愿时，才总算得见到春天报与我的一生。

江南素来不负残花，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江南，它是心中沉闷。而我的故乡，我的父母，我的土，他们是我的一整个春天。

正逢花期，黄的、红的、粉的，美不胜收。放眼潭中，簇拥一隅的睡莲也还在花期，密匝匝铺陈开来的莲叶上，黑水鸡一家七口正优哉游哉。

沿着园内三公里健身步道迂回，妙香阁、放生庵、乌龙桥、颜鲁公祠、曹雪芹纪念馆……明清式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配以层次丰富的花草树木、古香古色的石桥廊榭，又一处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相得益彰、利于休闲健身的天然氧吧。

主城的广州路沿线，医院、学校、政企单位密集，主干道常年川流不息。不管是匆匆而过、上班上学的本地居民，还是远道而来、求医问药的外地患者，大多人都不曾注意到，一墙之隔，还有个历史悠久、闹中取静的乌龙潭公园。这个方圆5公顷、在《石城山志》里“真不愧小西湖之也”的小公园，俨然一位“大隐隐于市”的低调名士，安静地独居闹市一隅，恍如隔世。

溧水花事

邱祖晖

因为疫情，近几年旅游的计划只能束之高阁；因为管控，对大自然的一腔热情只能胎死腹中。现在好了，春天来了，请到溧水来吧！溧水盛大的花事已经拉开帷幕。

溧水的花事，在傅家边的梅花山拉开了序幕。上万亩的青梅漫山遍野。春来了，黝黑的虬曲铁枝上，一粒粒绛紫色的花苞渐次打开，粉嘟嘟的小脸蛋，绽放在春光里，还有那花心中嫩黄色的花蕊，讨人喜欢。当连续几天艳阳高照，它们就呼朋引伴，手拉手，一下子就占据了春天的舞台！粉雕玉琢，冰清玉洁，犹如一大片白云铺盖在山坡上，梅花山就变成了香云海。这香雪海中还点缀着金黄的腊梅，镶嵌着红梅的粉边！

春意挂上了梅梢，春天的消息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迅速传扬开去，踏青访梅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换上春装，扶老携幼，举着手机，扛着单反，在花海里徜徉。阳光和煦，梅香轻浮。踏青的人们尽情地欣赏着梅景，或与梅花合影，或与蜜蜂游戏，欢声笑语在洒满梅香的小径上飘荡，一张张笑脸盛开成幸福的花儿。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在梅花的引导下，溧水的一场场花事依次呈现。且不说春雨滋润的杏花，也不说笑对春风的桃花，更不说金光无垠的油菜花，我们暂且把目光聚焦到和风的梦苑苑，去观赏三四月份花事的主角——高雅华贵、五彩斑斓的郁金香。

走进这座精致的、有着浓郁的江南特色的园林，那一株株、一簇簇、一片片色彩各异的郁金香即刻擦亮了你的眼睛。红的热烈，紫的高贵，白的纯洁，黑的神秘，黄的明朗，粉的甜蜜，更有那双色的郁金香让人赞叹不已。郁金香一株一茎一花，花朵的形状大多是高脚杯的样子，且是玉质的高脚杯。那五颜六色的高脚杯举向蓝天白云，里面盛着的可是春天醉人的美酒啊！

梦苑苑对郁金香的种植有精心

的设计，不仅注意不同色彩的搭配，还讲究花圃图案的变化。心形、树叶状、蝴蝶图案的花圃，与周边的草地、树木、假山、亭台相得益彰，既突出了郁金香的美，又让游客在赏花时移步换景，始终保持着浓浓的兴致。此外，园林中还种植了如云的樱花、从从瀑布般的雪柳、静立在水边的水仙等等，与明艳的郁金香相映成趣。

等到五月，一场酝酿已久的浪漫花事盛大开启，那就是明觉环山河景区的南京玫瑰园。近千亩的玫瑰花田，上百种的玫瑰花竞相开放，会给你一个浪漫而深情的拥抱。“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这里是青年男女打卡的胜地。“爱上一朵花，恋上一座城。”牵着爱人的手，徜徉在玫瑰花海里，五颜六色的花儿给你送上热烈的祝福，浓浓的玫瑰花香让你品味到爱情的甜蜜。在大大的爱心前合个影吧，在玫瑰的迷宫里捉迷藏吧，在玫瑰餐厅里尝尝玫瑰饼的味道吧！南京玫瑰园让你不虚此行。

盛夏初秋，花事稍歇，郭兴庄园的粉黛乱子草正紧锣密鼓。这来自北美大草原上的以革命名比花还美的草，是席卷网络的“网红草”。

它夏天生长，9月左右开花，国庆期间花期最盛。绿色的枝叶细长，圆锥花序，呈粉红色或者紫红色。走进郭兴庄园，仿佛走进了粉红色的世界，几百亩的田里，粉黛乱子草花开正艳。在微风的吹拂下，一垄垄的粉黛乱子草轻轻地摇曳着，荡漾起粉红色的波浪，那么迷人，那么浪漫。一群女孩子尖叫着跑过去拍照，甚至不顾管理人员的再三劝阻，走进田垄中间摆起酷酷的造型……粉红色的诱惑太厉害了！

粉红色的花海远看紫雾起伏，侧看田垄上会有一层紫色的花晕，一种由浅到深的渐变色的花晕，近看则可见一根根针茅状的叶子和序状淡紫色的小小的种子。就是这细细的小小的茎叶与种子汇聚在一起，营造出这赏心悦目、温馨与浪漫的美。

“师傅，这树上涂的啥呀？”

“桐油，防腐。”

带孩子到乌龙潭公园放风，见书画楼前一棵新枝盎然的老树，主干滋滋冒油，像条腊肉曝晒于艳阳之下。园林师傅说这是棵紫薇树，少说也有四百多岁。上下打量，虽然很多侧枝已被修剪掉，但顶枝郁郁葱葱。饱经沧桑的主干青筋暴起、粗犷遒劲，颇有老当益壮的气场。不远处，还有一棵四百多年的桂花树，长势旺盛。两棵古树遥相呼应，配成一对继往开来的传世福联。

传说三国时期，此处位于南京清凉山麓的地方，有一潭方圆五公顷的泉水，名为芙蓉池。晋代，这里又出现四处泉眼，终年喷涌不息，引来四条乌龙环绕泉眼戏水，因此得名乌龙潭。

先不管乌龙是不是“乌龙”，这里历来人文荟萃却是不争的史实。

明代，作家谭元春对乌龙潭的迷恋，不亚于UP主们一度争相打卡北

大隐“名士”乌龙潭

柏滨丰

京环球影城的热衷。这位谭作家曾先后写下《游乌龙潭记》《再游乌龙潭记》《三游乌龙潭记》，用文字直播的方式，反复打卡同一名胜。“是时残阳接月，晚霞四起，朱光下射，水地霞天。始犹红洲边，已而潭左方红，已而红在莲叶下起，已而尽潭皆红。明霞作底，五色忽复杂之。下冈寻径，月已待我半潭。乃回篙泊新亭柳下，看月浮波际，金光数十道，如七夕电影，柳丝垂垂拜月。”翻开游记，读上只言片语，即可领略乌龙潭令古代文人念念不忘的魅力。

清代，曹雪芹一家家境最盛时，迁居江宁购置“大观园”。据说前至随家仓，后抵清凉山，其中就囊括了

乌龙潭公园旧址。在这里，曹雪芹度过了过山车一般的童年，也正是基于这段人生经历，他在看遍悲欢离合、尝尽人情冷暖后，写出了旷世奇作《红楼梦》。

还有颜真卿、方苞、吴敬梓、袁枚、陶澍、魏源……沿着《乌龙潭畔群贤图》文化墙缓缓踱步，仿佛在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卷轴。千百年来，群贤毕至，这乌龙潭潭底，不知积淀下多少文坛佳话。

时至今日，乌龙潭几经水体整治，潭底清澈见底。水草曼妙婀娜，锦鲤悠闲灵动，天光云影共徘徊，令人不禁放慢脚步，凭栏俯瞰。书画楼附近，更是新辟一方月季园，目前

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

陈少娜

最近和几个朋友小聚，谈笑间，我随口问晓莉：“你好久没有发朋友圈了，是不是忙得脚不沾地？”晓莉打开朋友圈，说自己不是没有发，而是设置了仅自己可见。她新开了一家茶坊，选购茶叶、装修店面、寻求体现茶内涵的方法等等，都是亲力亲为。创业不易，加上公公婆婆双双住院，她一有时间就得和丈夫往医院跑。

那段时间，她累得多次崩溃，在朋友圈里，她记录着每天的行程安排，事无巨细，密密麻麻，也记录着自己的情绪，既有负能量也有正能量。

我问她为什么不和周围的人哭诉，她告诉我她在朋友圈宣泄后，往往自己能够平静下来，在那些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里，她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喜怒哀乐，她不想依靠其他人，最后终于学会了自己挺过来。

如今挺过去了，她重新去看那些朋友圈，才发现苦尽甘来，吃得多了大的苦，才能享受多大的福。发了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不是不够坦诚，而是有些喜怒哀乐，只能自己去消化。

无独有偶，朋友小淇曾经在工作之余，备战考编，工作本来就繁重，她还要压榨休息时间出来复习。

那段时间她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其实早在朋友圈里倾诉了一箩筐的委屈：复习的焦虑、工作的压力、对未来的迷茫、被别人质疑谈

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展示这些辛酸时，她屏蔽了所有人。

有一天晚上加班到10点，她拖着疲惫的身躯下班，饥肠辘辘，还错过了公交车，她干脆直接去吃饭，吃面的时候，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面店的老板娘拍了拍她的肩膀，以示鼓励。这段小插曲也被她记录在朋友圈里，她勇敢地把自己所有的心思都写了下来，前提是仅自己可见。

考编成功的那一天，她重新去翻看那些朋友圈，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承受了那些孤独与无助后，她才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强大。

人的心理防线不是建设一次就牢不可破，而是在生活的磨砺下，每天都加固一次，直到无坚不摧。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释放情绪的平台。和几个好友推心置腹地聊天，我才发现他们都有设置“仅自己可见”的经历。

有人失恋，在朋友圈里发伤感的文字；有人失业，在朋友圈里自嘲；有人考公务员失败，在朋友圈里嚎啕大哭……宣泄出来，似乎下一秒事情就有了转机，下一秒就会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不要诧异于别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其实他们只是设置了“仅自己可见”，他们不是异类，而是正在走在变强大、变成成熟的路上。那些上了锁的委屈和悲伤，总有一天，你会笑着说出来。

买玫瑰送按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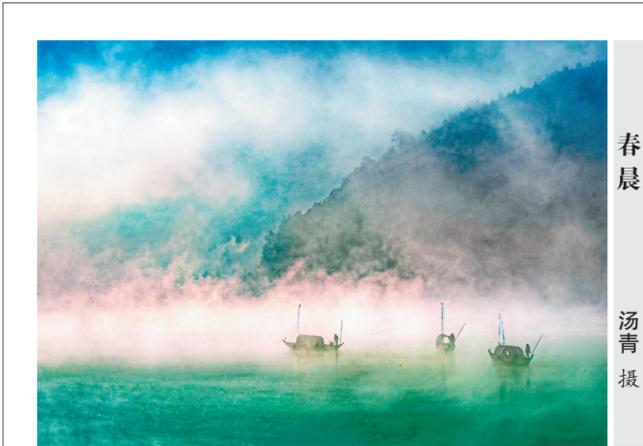
邓耀华

我是一名打工族，每天都要被加班，回到家累得只剩下半条人命，所以偶尔也跟着同事去做做按摩。但是，每次按摩费都要上百，对于勤俭节约的我来说，算是奢侈消费了。

一天，我脖子转动时咯咯地响，在办公室叫苦连天。同事小张是个“月光族”，忙邀请我下班跟着他去做按摩，眼见儿子的兴趣班又要交钱，我婉言谢绝了。坐在我旁边的小谢是个“铁公鸡”，每次公司完成一项大任务，同事相约到歌厅AA消费，他都不去，更不用去做按摩了。可是，我却从没听过他喊一声脖子疼，于是我忙向他请教“妙方”。小谢向我投来一个诡异的眼

神，暗笑着说：“我每天都去按摩，买玫瑰花送的。”我一听，知道里面必有“乾坤”，忙恳求他带我去见识见识。他点头，但示意我出玫瑰花钱。

下班，我跟在他的后面，边走边猜想，难道新开的花店搞另类促销？然而最后，我才知道被忽悠，我花4元钱买了两支红玫瑰后，他迅速拿走一支，与我道谢就径直回家。我气极了，忙责问他：“按摩呢？”他笑嘻嘻地说：“你以为两元一支玫瑰，真的那么容易送按摩，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回到家，把这支玫瑰送给你老婆，再加甜言蜜语，能不能送按摩就靠你的嘴巴功夫。”



春晨

汤青摄

在江心沙看稻田画

袁伟

画中人早已作古，此刻正在另一个世界赈济饥民
水稻凭着参差感
复刻出他的慈眉和善目
微风从田间拂过
笑容如涟漪般荡漾开来

在某种感召下，鸟雀也不曾有丝毫进犯之意
登上观景台后
就有机会俯视图景前的一切
但遥远的饥饿感，总让人保持必要的谦卑和敬畏

野性被人类逐渐驯化
在此过程中，稻子也征服了一些脾胃。正如稻田与画成为洞见彼此内心的一面镜子

如果我是落日

费青云

如果我是落日
要将最后一抹余晖留给人间
不要为我落泪，不要为我忧伤
第二天，我还会披着彩霞
从东方冉冉升起，那美丽的晨曦是我送给万物生灵最好的礼物

如果我是落日
要将最后一抹彩霞留给夜幕
不要为我留恋，不要为我哀叹
那一刻，太白金星需要彩霞相衬
次日黎明，东方地平线
上空一颗启明星
是我带给百姓最美的希望

没有比春风更好的颜料

相海龙

没有比春风更好的颜料
总是在不经意间
将柳换上了锦绣的衣裳
这些旅行归来的智者
已经抖落了疲惫和尘埃
从此刻开始，她们以春天为标题
开始写诗，内容特别地鲜嫩
每年出版一本厚厚的诗集
是谁，写下了斑斓的序言和后记

那些柔软的枝条
都像我美好愉快的心情
真是一切不可辜负
懂得爱恨
我已经学会了忍受和欣赏疼痛
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
生命就是在血和泪中不停地继续
亦如柳在岁月里的轮回
谁也无法阻挡
这是一种盎然无声的绮丽和磅礴

麻雀从雨声中飞过

郝茂军

雨水在救赎，在起死回生。
江后遗症的躯体里开始解封，
江河流动不拘泥于一招一式。
吞下过欲望的黑洞，
此刻静如一碗熬好的汤药。

点点滴滴洗去人间杂质，
听着，便爱上了二月的窗子，
隔着玻璃，隔着一个世界的距离，
我想起落日上的图腾。
祭坛上的牛羊给了我最初的神意，
也让我听懂了自然与宿命的较量，
火焰高举，照亮天庭。

雨水珍贵啊，二月倾尽全力，
根须，茎叶，芽蕾，
回到了爱的节点。
几只麻雀，从雨声中飞过，
擦掉了我目光中的微凉。

钓虾

董柏云

的弓，手腕儿一抖，将钩上拎，青灰的老虾公，两只大而长的钳子受水阻力，拉出水面还不停地发出“咔嚓”的弹跳声，极不情愿地就被投进渔篓里。虾儿多时，七八根钓竿一个人忙不过来，有时刚提了一根，另一根的浮子又下沉了，处理不及时，钩子上的诱饵就成了水底虾儿的美食。有的虾一口就咬定，一般十拿九稳；有的狡猾，咬咬吐吐，这需要耐心；有的咬一口就不吃了，不必等待，估计受过伤害，就得换个地方。待到上午九点多钟，太阳已经晒到头上，这时，

虾儿见太阳就不想觅食，也是我们收杆回家的时候了。我们从河里拎起篓子，展示各自的战果，多的时候，足有半渔篓。

引虾，也是我们常玩的一种方法。引虾必备的工具有一：一个是长竿网兜，再是一根约两米长的竹子，梢上置一个“U”字形的铁丝。接下来是用高粱秆做成的旧苕帚杆，截成七八厘米长做成浮标，把一米多长的棉线系在浮标中间，棉线下端将状如筷子粗的蚯蚓拦腰系住，然后把浮标丢到离岸一米多远的河里。这浮标一

丢就是八九条。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水底下的虾就蠢蠢欲动，水深的虾会主动游到下沉的蚯蚓啄食。浮标一晃一晃，提示人们水下有动静。这时，就用“U”形竹竿将浮标套住，轻轻地往上拉，只见虾儿好像搂抱着美食浑然不知上面在拉线。在虾引出水面的一刹那，水下的网兜向上一提，虾就束手被擒了。也有一种我们称之为“诱避虾”的，警觉性极强，棉线拉到一半，虾弓身一弹，倏忽间遁得无影无踪。但用钩钓的虾，往往大小不一，而引虾得到的，往往都是一色的老虾公，六七十只就足有一斤。

把虾带回家里，母亲将虾下锅，虾在滚水中立即变红。黑与红，两种美好的色彩，一种是艺术的美，一种是生活的美，这种特有的美，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责任编辑：柳再义
投稿邮箱：jsgrb_liu@163.com

随园
SUIYUAN